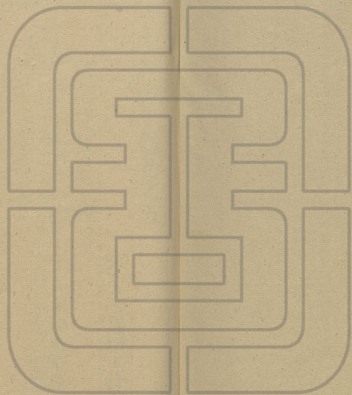




宋宰輔編年錄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五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仁宗慶曆三年 癸未

三月戊子呂夷簡罷相除守司徒監脩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仍改賜推誠保德翊

戴亮節宣慰崇仁
懌泰守正功臣

制曰朕覽前史之載見大臣之爲進而盡忠靡不流
利澤之益老而謝事亦足厲廉耻之風維時上宰之
賢式符高誼之舉具常呂器識沉雅風猷雋明一登
治朝三冠台席間屬疆場之用武兼總樞機而制謀
勞於夙宵應此疹疾遣上醫而加視賜優告以就寧

封章繼來誠請彌確雖閔勞以官職之務且不敢忘故舊之臣俾命上公以憲百辟於戲委遠時柄即遂冲高之懷替襄國鈞尚圖忠益之補勉綬福履庸副寵光

夷簡自康定元年五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凡三入相至是居位僅三年○初諫官歐陽脩等數言夷簡招權收恩夷簡累求罷土優詔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亦言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爲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夔陳堯佐代已才庸負重即歲罷免又引張士遜冠台席本

乏遠識致隳國事還自大名又秉朝政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知且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聽計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報今以西賊欺塞意謂四方已寧欲因病默而去仁宗遣沔自持書詣夷簡第示之夷簡見沔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亦服其量云繼二年冬夷簡感風眩不能朝上憂之手詔拜司空平章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又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

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
不差尺寸一日見上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謹言
呂相失儀後旬餘遂感風眩云是年夷簡再辭
位帝御延和殿召見勅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
杙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罷相
爲司徒監脩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
議上同○四月甲子司徒呂夷簡罷與議軍國大
事夷簡雖罷相猶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上寵
遇之不衰於是諫官蔡襄上疏言夷簡被病以
來兩府大臣累詣夷簡家諮事並芻受事於夷

簡之門自夷簡執政屢貶言者如曹脩古段少
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
等或謫千里或抑數年假托人主威權以逐忠
賢欲人附已一恩之施皆須出我門下夷簡當
國之後山後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
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
數萬人廟堂之上成美安在西師敗沒之後北
虜乘隙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
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字凌脅中國
大爲耻辱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萬事隳墮

如此今以疾歸尚貪權勢不能力辭或聞只乞

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

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從之

同日章得象拜昭文相

自集賢除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昭文

制曰朕覽萬機維御羣品詢謀輔弼和同天人矧登

冠於百寮方審圖於二德爰詠剛日以告治廷

學洞精微性資沉密居然廊廟之器職在鈞衡之

司勵精力以緝朝綱稽猷訓以經世務清濁不可以

澄撓重輕不可以低昂向以戎羯犯邊王師在野爰

館大學士九月監脩國史

具官章得

兼樞筦以會兵機旋陳宏濟之詞居多暗合之論茲
用擢首台鉉進都冬卿文館之華爰田之賦併茲命
數式是注懷於戲若涉川爾惟舟楫之濟若作室汝
惟垣墉之茨勉恢盛猷勿替前烈

同日晏殊拜集賢相

自樞密使檢校太尉授依前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

制曰古之有天下者曷嘗不疇咨庶工審求良弼

斷時柄協宣風化朕承三聖之休總萬機之要爰立

作相必惟其人

見知中人向以儲禁之師臣委之樞密之武事忠勞

賢大學士

形於夙夜謀略制於邊陲宜正台鉉之司尚參兵幄之議益升華於書殿更衍食於真封雖倚大謀且旌舊德於戲百官各稱其位萬物各得其宜是謂天子之毗非曰宰相之任勉圖丕績式副羣瞻

自殊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殊數建言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仁宗悉施行之又請出宮中無用之物以佐邊費

同日夏竦樞密使

自宣徽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判蔡州授行戶部尚書

依前檢校太傅充尋罷

賈昌朝參知政事

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除

富弼樞密副使

自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制曰出殿藩垣是謀長帥入經王務寔賴近臣矧夫

帷幄之嚴蓋均衡弼之選宜孚廷告庸告朝僉具官夏竦

業茂經綸學通精稫早事聖考嘗更要途肆朕纂承

愈益親近向分推轂之寄且著撫邊之勤偃息便藩

倏忽深歲眷言右府思任舊人庶資經國之謀以務

戢兵之要地官選秩井賦敦封賜號褒功併推異數

於戲勞師用武未免於邊虞務德懷戎日恢於廟略

勉圖忠蓋庸蒼華恩

昌朝字子明真定人弼字彥國河南人先是以樞密使召夏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元昊嘗勝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爲賊所輕如此卒於敗喪師徒略無成功且言竦挾詐任數邪傾險破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與同列既退而復薦之以釋宿憾御史沈邈又言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內濟險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尤切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急請毋

令人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即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解釋則貽聖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罷竦而用衍代之竦遂罷樞密使後以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赴本鎮未幾徙竦判亳州竦又自請納節還文資仍不帶職乃陟吏部尚書知亳州編賈昌朝初獻文召試除國子監說書時孫奭判監一見許以公輔富弼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

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
即以女妻之舉茂才異等契丹聚重兵境上遣
其臣蕭英等求闢南地兵既壓境而使命非時
中外忿之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
測羣臣皆不敢行宰相呂夷簡不悅弼弼特爲
右正言知制誥夷簡舉弼使契丹仁宗命御史
中丞賈昌朝接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遂假
弼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使契丹增歲幣二十
萬而契丹平是年弼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弼以奉使昌朝以館伴有勞故俱擢用之弼辭

不受改爲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弼時再

上章辭所除官上察其意堅定特爲改命焉

四月甲辰韓琦范仲淹並樞密副使

琦自陝西緣邊
馬步軍都部署

兼經畧安撫
招討使直學士除仲淹自陝西緣
邊馬步軍都總管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仲淹字希文唐相履水之後蘇州人琦字稚圭

相州安陽人琦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時方唱

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侍從皆賀於殿

上元吳圍延州以琦使陝西至則賊引去矣尋

充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

間最久二人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

重故天下稱爲韓范軍中服其威名爲之語曰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
賊聞之驚破膽元昊既請和遂並除樞密副使
仲淹少有大志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一不動
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爲楚
州糧料院毋喪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
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宰相極論天下事所言皆
執政時所施行者也宰相王曾見而竒之勸晏
殊薦之遂召用焉趙元昊反仁宗知仲淹才兼

文武命知延州仲淹析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
訓練齊整使更禦賊諸路皆用以爲法賊聞之
第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
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謂雍也
後分陝西爲四路以仲淹爲環慶路經畧安撫
招討使緘初康定元年以知制誥韓琦爲樞密
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范仲淹爲
龍圖閣直學士並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
勾都部署司事仲淹嘗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
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既而仲

淹入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所
諭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是年上令內侍宣諭
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事稍寧當用卿在兩地已
詔中書劄記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薦舉又令琦
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
僞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爲代是月
韓琦范仲淹並爲樞密副使琦仲淹凡五讓不
許乃就道富弼言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
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爲例是欲惑君聽况
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

還朝不聞有武臣挾此爲例臣願陛下無信異
說專采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樞副
之職且令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
外協濟無善於此臣不勝懇切諫官蔡襄言伏
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
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
令赴闕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內外臣以物
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
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
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

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受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時太子

中允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以弼仲淹比之夔契並長八月丁未仲淹拜參知政事癸

丑以韓琦代仲淹爲陝西宣撫使十一月韓琦使還

乙巳杜衍樞密使自樞密副使檢校太傅依前行吏部侍郎充

制曰國家右列神樞上通帝紀崇建使號總緝治綱

疇庸匪私唯德之舉杜其循忠純迪志方厚秉藝深誠

自乎誠明直道貫乎夷險歷更煩使休有善稱聞自

神畿擢禪右府屬封疆之多事有夙夜之素勞宜陟冠於舊聯益進圖於密畫寵文階之高昂視帝傳之崇資茂對陞華寔維公議於戲欽四隣之輔蓋體貌之與均贊萬務之機固命令之攸出勉思勤盡庸濟事爲

行自康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九月除

樞密副使是年四月除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至

慶曆四年九月拜相

七月丙子王舉正罷參知政事自給事中授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許

州

舉正自慶曆元年五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七月
罷執政踰三年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
舉正懦默不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
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舉正亦
自求罷上從其請

八月丁未范仲淹叅知政事

自樞密副使右
諫議大夫除

富弼樞密副使

自資政殿學士右
諫議大夫復除

初諫官歐陽脩等咸言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
輔才遂除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
乎固辭不拜弼直携樞副誥命於帝前口陳所

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膽不忘脩政
上許焉乃復以誥命送中書弼因乞補外累章
不許○七月甲戌以樞密副使任中師爲河東
宣撫使仲淹爲陝西宣撫使仲淹既辭叅知政
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
又言河東亦當爲備中師嘗守并州即命使河
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云是月丁未仲
淹爲叅知政事富弼復爲樞密副使猶欲固辭
會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
院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謂弼曰此朝廷特

用非以使虜故也弼不得已乃受宴殊以弼乃其女婿引嫌求罷相上不許又求解樞密使又不許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韓琦言於上曰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遙領宣撫事足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虛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乃詔樞密副使韓琦代仲淹爲陝西宣撫使而中師卒不行上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

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令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既又聞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於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紀綱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臣敢採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紀綱再振一曰明黜陟

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
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曰減徭役九
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嚮仲淹等當著
於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諸臣
共以爲不可而止張諫官余靖言竊聞大臣建
議內有脩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云願陛下捨
此二策別議遠圖二策竟不果行上同諫官歐陽
脩言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
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自古帝王致治須
同心協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况仲

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
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如
何用之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
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
事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
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臣
所報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
民休戚在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
盡心是効陛下不宜不力主張而行然臣所慮
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

方能救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嗣以鹽鐵副使張_昌之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知諫院王素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沈_邈爲京東都轉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內

置公卿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使方伯觀察採訪使之職也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云上既納其言於是_昌之等首被茲選以度支判官李_紇爲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正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_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脩起居注四年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數奏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_祁等合奏

云 故爲設立學舍保舉薦送之法又爲先策論過落問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其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貼經之類皆苛細而無益一切罷之詔州若縣皆立學置教授官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貼經墨義命叅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

輕重有利害者並從輔臣言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爲不可久之乃降是命然卒不果行初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叅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弼愠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

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志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其後兩人不安於朝潛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時仲淹疑契丹入寇欲發兵爲備杜衍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畧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既退仲淹

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

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爲忤也並同初呂夷簡罷相夏竦

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

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脩作諫官石介作慶曆

聖德詩述進賢退姦之不易蓋斥夏竦也竦卬

之而仲淹等皆脩所素善脩言事一意徑行畧

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

衍仲淹及脩爲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

爲黨論者惡脩槩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振

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
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
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苟
以報謝當時歌咏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
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百人遞相提
携不過三三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
言上終不之信也

九月乙亥任中師罷樞密副使

自給事中授資政
殿學士知永興軍

中師自慶曆元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九
月罷在樞府踰二年中師求知鄧乃有是命後

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

謚安惠

戊辰司徒呂夷簡授太尉致仕

自開府儀同三司監
脩國史守司徒許國

公陟仍朝朔望及大朝
會並綴中書門下班

制曰同寅協恭和衷則帝謀茲遠功名遂身退乃
天道之常眷言耆哲之臣屢形高尚之請特推異數
以示羣倫且官呂
夷簡當世傑才爲國重器逮事聖考服
在邇聯肆予冲人延登上宰出入中外勤勞夙宵間
以機務之煩寢叟疾恙之劇懇陳封奏願解鈞衡拒
之再三確然不已姑循靖退之節以厲恬淡之風於

戲臣子全名得進退之道君明大義貴終始之恩益保至和以終遐壽

諫官歐陽脩言呂夷簡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倒置紀綱大隳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陛下特推仁恩厚其禮數乞因求讓便與寢罷初呂夷簡罷相爲司徒猶帶兼脩國史宰相章得象止除昭文館大學士及夷簡固請老授太尉致仕乃以還得象始命宰相章得象監修國史

夷簡卒帝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上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居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報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於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尚不衰然所斥士

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所言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卒配食廟庭爲世名相始王旦竒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繼夷簡嘗建議立州郡學校又因郊禮授宗室子以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員置大宗正以總之又賞薦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龐籍曾公亮等可大用宦者監兵主帥失利議者請罷監軍夷簡願詔押班保舉而押班叩首乞罷監軍契丹兵壓境范仲淹奏乞城

京師以備而夷簡獨以爲不可示弱請建北京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事王偁曰夷簡相仁宗策功立名有益於世方其主治喪之禮則其見遠矣消監兵之策則其意深矣請建都之議則其謀偉矣斯善持宰相之權者歟夷簡誠有絕人之才故能達權而應變然而功最大者乃在於處仁宗母子之際使人無可乘之隙消患於未萌朝廷以之安靜士大夫亦賴以無禍此其所以有後也哉同上次子公弼神宗時拜樞密使第三子公著哲宗時位宰相

慶曆四年甲申

九月庚午晏殊罷相

行工部尚書知潁州

制曰夫乾台之任弼足承若時謨明均國休戚朕

既不敏委政輔臣冀成斷金之情以濟涉淵之懼苟

昧茲道疇爲協忠

具宿晏殊

夙有雅才被遇文考實參儲

室之選因附天鱗之華程其器能與我朝柄或間守

屏翰或主領劇繁比緣樞省之勞遂至冢司之終屬

邊場日駭調鑲繁興老師留屯旰食焦慮而罔念艱

疚頗圖晏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致乃公

諭達於予聞求惟宰輔之方思全進退之禮俾上機

政政秩久官仍委州邦且邇京邑於戲承弼未驗罷

免所宜眷舊人之弗忘匪至公之獲已當體恩遇毋

怠省循

殊自慶曆三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入相

踰年殊初入相擢歐陽脩等爲諫官既而苦其

論事煩數或面折之及脩出爲河北轉運使諫

官奏留脩不許孫甫蔡襄遂言章懿誕生聖躬

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章懿墓沒而不言又

奏論殊役官兵治餽舍以規利坐是絀然殊以

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

例宣借者又役使自其甥楊文仲時以爲非殊之罪云

長編

甲申杜衍拜相

自檢校太傅依前行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朕紹膺聖圖迄茲二紀惟賢是擇閱相尤難曷嘗不審其材猷察其識望其責任也重其注意也深庶幾得人輔予不逮杜衍道大而正德簡而廉感會亨辰便蕃無仕昌言可以贊道清節可以服人久在內樞實濟丕務宜參謀於鼎路仍總畫於機庭夫外恢經武之方內擅富民之術簡乃元老輯於顯庸既兼書殿之榮追疏公爵之貴參之功效增以戶封並

爲罕號之華式副禮賢之舉於戲法天之象以正位於三階秉國之均以財宜於萬物徃體厚過益宣盛猷

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對見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干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同日賈昌朝進樞密使

自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遷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除

陳執中叅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除

制曰國家上侔紫極右列鴻樞顧常武之所經實密

謨之是賴惟首膺於德舉必稽合於師命具官昌朝器資宏深衷誠篤厚名臣之裔雅望自將以經術侍路門以文章居禁掖尹京劇有疆濟之力掌邦憲有蹇諤之風與列政塗參知國論靖共不撓淵博有謀宜進貳於冬卿特升冠於宥府褒功視秩併俾便蕃於職日有萬徵莫匪安危之倚邦之長懋亦繫左右之良勉恆令猷益贊不業

執中自慶曆初以工部侍郎復知青州沂州卒王倫叛入青州境執中遣巡檢使傅末吉擒殺之傅末吉以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上面獎之

末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賢執中因問末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歲對曰再歲矣末幾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詔執中叅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乃命中使齋勅誥即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張昌朝

執政凡二年至五年正月拜相執中在執政數月至五年四月拜相

慶曆五年乙酉

正月乙酉范仲淹罷參知政事

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

陝西四路公邊安撫使

富弼罷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兼知鄆州

仲淹自慶曆三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八月除參

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執政僅二年弼自慶曆三

年八月除樞密副使是月同罷在樞府纔踰年

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

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

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

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

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思致太平然更張

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

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 恩薄磨勘法密僥倖

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然仲淹弼守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

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

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

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慶曆四年遂命參知政事范仲淹爲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欲典河朔一要郡上命樞密副使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其實弼不自安於朝欲出避讒謗也張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集賢校理王益柔亦仲淹所薦御史中丞王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

之力言益柔作傲歌有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等語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議進韓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范仲淹亦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同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

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逾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乞罷政事知兗州欲固已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明逸章奏甫入即降詔罷仲淹弼仲淹知兗州兼陝西四路沿

邊安撫使弼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是日并鎖學士院罷衍而衍不知也康定中監察御史劉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置左右及仲淹迹危元瑜即希章得象陳執中意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也仲淹既黜故元瑜奏罷之慶曆五年賈昌朝陳執中爲相乞罷宰相兼樞密使詔從之又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弼仲淹遂俱罷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改知鄧州杜衍范仲淹等

既罷樞密副使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切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嫚書於朝廷倉皇之間命弼使虜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辯屈強虜卒復和議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辯避弗受逮抑令赴土則不顧毀譽動思振

緝紀綱其意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爾去年秋北虜黠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嚴又自請行於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胸中事畢還朝不及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乞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疏入不報皇祐四年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仲淹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帝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泛愛樂善天下想聞

其風采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爲耻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莫不嗟嘆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羗酋數百人爲舉哀於佛寺號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並長編

丙戌杜衍罷相

授行尚書左丞知交州

制曰天子不正責之輔三公無備惟其人其有師表百僚踐更二府雖夙夜之匪懈眷春秋之已高以至公而升以至公而退宜作明命以告大廷

具官杜衍夙以盛名歷以撫任孤風足以鎮浮俗遠識足以造機微

若時奮庸亦既滋久頃以蕃宣之績入參帷幄之籌嘉爾奉職之勤助予厲精之治而自居弼輔靡協嚴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咎謨之治顧羣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私文昌綱轄之資由阜麾符之寄俾特膺於出守仍改賜於褒功當體素懷尚祇優數於感公台之位本上代於天工岳牧之臣亦下及於民澤往帥乃職厥惟欽哉

學士承上旨丁度之筆

衍以慶曆四年九月拜相至是年正月罷入相纔數月初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同時進用至是相繼罷去會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都進奏院數

與諫官孫甫蔡襄輩往還甫素出衍門下而舜
欽衍之婿也凡有論事多爲人指目值邸中舊
例作賽神會舜欽鬻故官紙爲費用於是臺官
劾奏具獄而坐舜欽自盜賊自王拱辰劾蘇舜
欽等斥逐衍迹危矣陳執中在中書又數與衍
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
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且留甫
等供職既奏上頷之衍退歸即召使出劄子令
甫等供職去後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請執
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候奏何得

遽爾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
曰衍黨二人欲其在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
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
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

長正

月前宰相杜衍爲太子少師致仕衍時年方七
十正旦日上表願還印綬宰相賈昌朝素不喜

衍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謝
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退寓南
都凡十年性不殖產第室庫陋數十楹居之裕
如也嘉祐二年卒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臨

終戒其子努力忠孝自作遺疏其畧云無以父
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
以安人心語不及私緝衍爲相與富弼韓琦范
仲淹同革弊事以脩綱紀而衍尤抑絕僥倖凡
內降恩澤者一切不與由是僥倖浸不說衍多
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
夏人韓琦亦以爲可舉衍爭以爲不可兵後果
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
雁門麟府皆警范仲淹使河東欲以兵從衍以
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後契丹卒不來其

壻蘇舜欽監進奏院集妓樂以祠神爲御史劾
奏又集賢校理王洙墨柔作傲歌語涉指斥欲下
御史按罪衍謂羅織獄今起都下矣執不可又
諫官孫甫言丁度面求進用請屬吏衍不爲置
對又范仲淹富弼皆出宣撫言者隨攻之仁宗
欲罷二人而衍又執以爲不可遂疑其朋黨以
尚書左丞出知兗州衍爲相凡百餘日而罷明
年上章願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謝事十
餘年累遷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卒年八十

事畧

同日賈昌朝拜相

自樞密使檢校太傅授依前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

編年錄

卷之五

七

三十四

大學

制曰國家致理興化欲侔三代之隆選衆舉賢審求四輔之望適登庸於駿德宜誕告於治廷具官賈學昌朝際機微行歸純直路門勸講每陳道義之言紫掖下書多摹訓誥之體乃尹神圻之劇乃專憲府之嚴曾未累年復更二府矧定謀於枚卜特正命於中階進兼書殿之華尚筦樞庭之務用人之速近歲罕階於戲仰法乾台以運四時之化坐司宰席以裁萬物之宜無使丙魏姚宋專美於前世也

四月戊申昌朝加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兼

譯經潤文使

同日王貽求樞密使

自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保寧軍節度使授依前樞密校太傅

充

制曰朕以丞疑之地均於政塗密勿之司本之兵柄其有浚明乃德勵翼居懷適登冠於近聯宜孚聞於列位且官王貽求德承慶閱學洞秘鈐識局濟於精微材用本於閎博嚮領帥麾之重入禪機政之嚴忠愿表於羣倫謙和守於一節參稽時論就正使名於戲內贊神謀益務秉樞之謹外經邊瑣庶幾偃革之安其懋乃猷往踐厥位

編年錄

卷之五

三

天曆五年

慶曆五年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羣牧制置使自

王德用出鎮徐州樞密院不復兼領羣牧制置

使及是乃復之樞密院復兼領羣牧制置之任六年正月除檢

校太尉同平章事皇祐元年八月除兼侍中四

年五月除彰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同日宋庠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鄆州除

上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庠

弟祁帝雅意屬庠乃復召用之遂有是除七年

三月降授右諫議大夫以旱自請也八月復為

給事中

同日吳育龐籍並樞密副使育自翰林院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除籍自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召除

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

育舉賢良方正策入三等有國以來制舉惟育

入三等前此未有也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

府因白事數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

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

元昊既納款稱臣籍自安撫陝西知延州召拜

為樞密副使併省官屬從兵就食於是邊費什

省七八

三月辛酉韓琦罷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琦自慶曆三年四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三月罷在樞府纔二年○先是琦在涇州既召還而鄭戡代之戡遣所部劉滄與其屬董士廉築末洛城役作而戡罷尹洙以爲非使止之不可械繫滄士廉戡爭於朝琦以爲末洛未可城而部將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卒城末洛而士廉又詣闕訟末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罷琦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歐陽脩上疏曰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

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猶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尤難辨明近日自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則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平日間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

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欲其作事大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弼但舉祖宗故事使陛下擇而行之小人巧譖以專權豈不誣哉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疏入不報指脩爲朋黨者益惡焉

長編

四月戊申章得象罷相

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鎮安節度使判陳州

制曰朕稽載籍之明訓見君臣之大方進惟盡忠既勤夙夜之力退必由禮將篤始終之恩矧茲師尹之臣爰處巖廊之地屢陳懇素祈解釣衡爰以剛辰告於列位

具官章得象

器懷中裕風度外高徧歷仕途之華雅治道之要自登進於宰席仍總決於樞庭有經遠之術可以懷異俗有厚生之功可以阜齊民方隆嘉靖之風益賴耆明之德而乃謹持謙節確避寵名既諒由衷之言莫留俞往之命俾將牙之分閫仍相敲之儀朝雖循雅懷豈忘厚遇於戲義形許國固出

處之一心材足濟時自文武之兼用勉綬賢履茂對邦休

得象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入相凡七年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方陝西用兵上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孫抗數以爲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請罷上不得已乃許之編得象嘗與張士遜呂夷簡晏殊杜衍數人先後同在相位依違衆議

未嘗別白至是畏言者將訐其私事乃自表引
年從優禮罷之後遂致仕云拜罷慶曆七年南

郊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章得象封郇國公後

守司空致仕八年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

謚文憲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改謚文

簡故事致仕官乘輿不隲真帝特往奠之

同日陳執中拜相

自叅知政事授依前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

士

制曰朕御幅員靖綏生齒眷言調燮之任實賴謨明

之良爰擇雋髦用登衡弼

具官陳執中

材資鯁亮德範純

深推忠先帝之朝進服冲人之御清規表乎八辟厚
望鎮於一時總臨邊瓊之衡參貳政塗之訪有金石
之爲操無毫釐之近私宜陞四輔之班式應具瞻之
望况樞庭之懋威武書殿之萃藝文雖屬兼才蓋昭
殊渥於戲如堂遠地亦既隆人主之尊若舟涉川豈
不賴丞相之濟徃服茲訓茂經廼成

七年二月乙未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

制曰朕若古先王旁求碩輔以託四海之重以寄萬

機之繁眷倚

授受匪易

具官陳執中

器懷沉特材用

敏長紹名臣之世家爲先帝之策士一言詒萬世之福直道貫三代之風肆朕纂臨遂叅顯用如國寶王能庇患災如時元龜坐判凝結固朝廷之風采實方夏之表儀嚮者擢自近司進聯宰席萬事不理緊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寧藉陳平之多知宜冠階符之貴且仍卿貳之崇陪賦褒功並隆徽數於戲王業之重非賢士無以共成國論之難非獨見之所能盡朕用丞相不在茲乎

初宰相賈昌朝以久早上表援東漢策免三公故事及昌朝執中等申前請於是宰臣陳執中

叅知政事宋庠丁度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時執中自工部侍郎降授給事中未幾皆復所降官十月賈昌朝陳執中言民軍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於國初尚沿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實選才士用講武經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降詔許之長編○宰臣免兼樞密使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營軍臣僚

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庚戌吳育參知政事

自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除

丁度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遷工部侍郎除

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登服勤詞學科仁宗間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用才諫官孫甫論度此言是自求柄用也仁宗曰用度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私豈有是哉遂有是命度在樞密因上慶曆兵錄五卷贍邊錄五卷

慶曆六年

丙戌

八月癸酉吳育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改為樞密副使

丁度參知政事

自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改為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因與度易位育自參知政事改為樞密副使度自樞密副使改為參知政事度為樞密副使時龐籍女嫁參政宋庠之子庠因言於上以親嫌不可共事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育爭上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

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助已當以方平代
育方平怒叱遣之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
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世皆以方平實
爲昌朝地也

長編

慶曆七年丁亥

三月己未賈昌朝罷相

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

京留

吳育罷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罷爲給事中歸班

制曰丞相之任方域是毗入以贊國之萬機出以倡
邦之九牧中外更虞靡有間然

具官賈昌朝

敏識造幾冲

器皆道自參華於朝路頗宣力於王家以至講道路
門代言西省正尹畿甸執法臺端綽有諍臣之風居
稔良眩之賴鄉預謀於柄府旋進幹於斗樞遂旌乃
庸聯陟上衮夙夜一志勤勞百爲覽剡奏之累陳嘉抗
懷之莫抑其頌元帥之節仍兼丞相之章出殿留都
且邇宸服易上公之美號陪舊食之真封褒是寵光
副我睠賴於戲公槐鼎鉉旣極巖廊之崇齊鉞露車
更分方嶽之寄恩禮之重其有擬乎

昌朝自慶曆五年正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入相

凡二年育自慶曆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四月

除叅知政事六年八月後除樞密副使是月同
罷執政凡二年先是賈昌朝與叅政吳育數爭
事不協昌朝諷臺官唐詢上言請罷制科及至
上前昌朝引漢唐故事遇災乃詔直言若朝廷
無事不當降策問而育極陳漢唐取士之制不
可廢直言昌朝意在排已又會河南有知軍向
綬不法逼通判江中自縊而死昌朝頗營助之
欲輕比育廷爭不奪以謂不殺綬是天下無法
也卒減死一等拜罷昌朝與育數爭論上前論
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閱兩昌朝引漢災異冊免

三公故事上表乞罷而御史中丞高若訥在經
筵帝問以旱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
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帝用其言即罷昌
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長嘉祐三年資政殿大
學士吳育卒育自罷樞密副使以給事中出知
許州復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
州後復以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南卒
贈吏部尚書謚正肅弟充相神宗

同日夏竦樞相

自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知大名府依前官充

制曰朕夙設右府以制武師考諸典刑蓋六卿司馬

之任本之輔相爲三事大夫之崇眷遇惟勤尊顯兼
極具宿學貴文武識通大人明足以斷大疑智足以
任大事被遇先聖首中 慷慨名卿之言雍容近

輔之秀逮朕紹服歷踐柄司

出於諸臣議論

有補於當世進退一節勤勞百爲經略平夏之交則
裔夷執王 靖大河之北則邊埃戢戈威名懾聞民
譽允洽是用斷自朕志召登機衡遏流議於風波定
成契於金石仍中軍之旄鉞兼上宰之印章褒進寵
名加陪賦邑寵光渥縉恩意敦隆於戲爲君之難知
臣匪易任惟勿貳初必有終圖用舊人朕既稽於前

憲肇謀王體爾當先於治功俞往欽哉祗服休命

故事大臣自使相除樞相必納節還舊官惟竦

獨依前官初降制召竦爲宰相諫官御史言大

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

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焉十一月南郊加

恩百官樞密使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

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祁國公舊制將

相食邑萬戶即封公國初王旦爲相過萬戶而

謙抑不封是歲南郊中外將相惟竦滿萬戶中

書請封英國公因詔節度使未滿萬戶皆得封

於是貽求得象德用皆封國公其後遂以封邑
合萬戶者徹國時疎食邑一萬四千食實封三

千八百戶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

同日文彥博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戶部郎中知益州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丁酉改參知政事

高若訥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除

彥博字寬夫潞州人若訥字敏之衛州人貝州王則反命明鎬為河北安撫使師久未克彥博請行八年正月命彥博為河北宣撫使以鎬副之城破生擒則檻送京師執政不及一年是月

拜相○賈昌朝與吳育數爭事不協明年春大早仁宗從容問所以然者若訥引洪範故事以謂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與育皆罷而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公議非之累遷戶部侍郎

慶曆八年 戊子

閏正月戊申文彥博拜相自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行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

制曰膺重任者必勵許國之忠建奇功者必峻登賢之賞其有蚤毗大政夙負偉才奮自臨戎之行遂成

盪寇之畧宜揚顯命以告大廷具官文彥博器業異倫智謀適用有疆明果斷之才而濟之以溫裕有周通敏洽之識而輔之以端方自班政塗漫發賢蘊向以與政之地深念擇人之難采西南之治聲陪左右之幾論屬兇徒構孽孤壘偷生巢幕之勢雖危拒轍之狂尚肆始定恢於聖策往即殄於妖氛賞而緩功庸何以勸宜升台席之貴更陟中臺之榮兼書殿之美資衍爰田之真賦褒功馭貴併示優崇於戲舍爵策勲已奉謀於太室代天理化終濟治於王家其茂遠猷用祇攸訓

四月壬申丁度罷叅知政事

丁度自慶曆五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六年八月除叅知政事是年四月罷執政凡三年叅知政事丁度數請罷御史何郟又言度由近侍之班

預顯用之柄列在三事於茲累年素被輕嫉之

名殊非沉遠之量遂置紫宸殿學士以校丁度

從度之請也置紫宸殿學士自丁度始紫宸代文明在資政

殿學士上議者以紫宸非人臣所宜稱改觀文

殿學士判尚書都省積官至尚書右丞事皇祐

五年度卒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純質不爲

威儀嘗語諸子曰王旦為宰相十五年卒之日
子尚為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矣喜論
時事在經筵仁宗呼為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著
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為著龜也仁
宗出敬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
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

同日明鑄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除
事中權三省使除

鑄字化基密州安丘人王則反於貝州以鑄為
安撫使城未下命參知政事文彥博宣撫河北
以鑄副之貝州平彥博自貝州入相數推鑄功

故丁度罷而鑄代之遂有是命鑄執政纔兩月
疽發背仁宗謂輔臣曰鑄忠亮有勞欲及其未
亂一往見之既見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而遽
有此疾鑄猶能頓首稱謝翌日卒贈禮部尚書
謚文烈鑄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禮而遇事不
苟為世所推重

五月辛酉夏竦罷樞密使

授檢校太師依前同平章
事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

南府兼西
京留守司

制曰若時名器之重惟兼將相之隆雖中外之勢殊
而股肱之體合以爾耆德誕揚大廷具官學通古今

材憲文武造形之識符著策以前知決慮之精若利
兵之必斷蚤經謀於二府嘗宣績於四方事勞實多
夷險同致比付樞機之務載勤夙夜之心顧備鑿於
猷爲抑久煩於志力宜從休佚庸厚老成徃分留鑰
之都進視師垣之秩褒功衍食並峻等威於戲進而
屬之鈞衡以爾才且舊退則極於寵祿俾爾壽而昌
遇臣之恩在予無媿

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
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
上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

方平請撰駁辭上意遽解且以均勞逸命之編
皇祐三年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
中書令謚文獻以與僖祖同謚改曰文正同知
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
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
邪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爲
文蒞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
以受之

同日宋庠樞密使

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遷

龐籍參知政事

自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除

制曰朕惟昔哲王胥賴賢佐矧茲寡昧嗣守盈成慨
御世之所先重擇才而自輔有若時采得於周咨具
宋席識照事幾學精道蘊文涵三代之粹體備四時之
和粵予纂御之初擢爾賓興之冠再參國論薦易年
深秉德雍容允蹈大臣之節據古殫洽多識前世之
傳宜登冠於樞庭兼翼宣於神輔上公前傳六職二
卿並峻等威之崇式將睠倚之異於戲合兵農而議
政本治古之模分文武以命官蓋近朝之制往毗太
治庸副至懷

庠再執政踰年皇祐元年八月拜相

皇祐元年己丑

是歲前宰相賈昌朝爲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

自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國公判鄭州
授依前尚書右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省

制曰王者賦祿於朝所以礪天下之進君子避榮於
世所以柅天下之浮眷惟碩輔之臣適近藩之寄

忽露言於累牘願納節於上臺雖欲不從其情已至

具官賈昌朝體忠忱之度蹈夷雅之風被神眷於先朝

元猷於二府若舟楫之輔於濟有旂常之載厥成嚮
更比道之符爰錫西清之對雖舊德之加遇亦美謀
之累陳且申伯言還式是南邦之憲而留侯多病欲

辭萬戶之歸朕申言爵齒之尊憫勞將相之事况文昌主揆素惟師長之崇祕殿敷經更得老成之助拓其奉邑衍以真封庸遂便安之私尚旌冲退之節於戲雖爾身在外常多王室之思俾爾壽而臧終保公徒之盛敷於列位時乃之休

昌朝自罷相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王則反貝州昌朝遣部將往討事平移鎮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安國公徙鄭州及見留爲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乃詔自今非嘗

爲宰相毋得除長編

賈文元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爲祥源觀使留京師還節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罷之觀文有大學士自此始筆談

八月壬戌陳執中罷

兵部尚書知陳州

制曰宰物調元允屬三台之老阜民宣化亦繫四岳之良爰以明綸告於列位

具官陳執中

方厚特立敏疆內融譎譎昌言率皆社稷之計琅琅治行遂藹搢紳之聞速登秉於政幾實輦輸於忠力嚮以河防潰溢民版流移露章繼陳確守不易用是躡進省坐之秩擇守輔藩之封顧於舊臣豈易忘德於戲君臣之際維

大義之是先出處之間要令名之所保姑循素欲其諒菲懷

執中自慶曆五年拜相至是年八月罷入相凡四年慶曆八年上幸龍圖天章閣出手詔賜輔臣使條畫時務皆給筆劄令即坐上對而宰相執中固辭上反覆敦諭至於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爲帝謀以策訪大臣面使條對竦意欲困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叅政宋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非

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對論者以庠爲知體繼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時言者相繼論列不已謂執中越次用李師中爲府界提點及呂昌齡出入門下喜進無學匪人不協衆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爲使相大學士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彥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院貼麻政命之遂除兵部尚書知陳州

同日文彥博拜昭文相

自集賢相除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制曰國家欽遇宰衡登進髦傑上則順導時令以代
 庠天上下則綏和政綱以經庠王業疇克用又我得
 其人具官文彥博風力幹疆噐資夷達蹈危機而不顧臨
 大事而有謀比與翊於政塗旋對司於時柄百姓遂
 耕桑之樂二邊無兵革之虞惟時諫明實朕倚屬若
 起居得股肱之助若聽視繫耳目之明若鹽梅施於
 太羹若霖雨沃於旱歲宜以天官之秩首為邦輔之
 資於戲君有求賢之心孰若得暴夔之佐士有致主
 之略亦欲臻堯舜之風其勉交脩庶興盛治

同日宋庠拜集賢相自樞密使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授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

制曰國家崇建宰府並持鈞衡外以鎮撫四夷內以
 綏寧百姓必得賢傑以副眷毗具官宋庠綽有雅才對於
 嘉運嘗策 寢階顯途文章盛于一時事業服於
 衆志樞謀之謹既折侮於戎心弔飭之和宜調元於
 政路爰進夏官之秩兼隆書殿之華功號邑封併推
 異數於戲丞弼之任忠賢是圖國體係乎重輕政化
 從而厚薄勉思所職以稱朕懷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夷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

續亦以廷魁正朝肅輝塵錄

同日罷籍樞密使

自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授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

高若訥叅知政事

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遷工部侍郎除

梁適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吏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除

制曰朝廷崇建樞筦總

司內則宣亮天工以陪

帷幄之議外則申嚴師律以靖邊鄙之虞博詢衆言

疇若予采

具官

器溼方毅識造精深居蹈君子之方

進合大臣之舉頃折謀於西夏旋更柄於近司贊決

神機措二邊於無事預調元化格庶物於太和宜推

予國之忠往正本兵之府於戲聖如黃帝猶與涿鹿

之師功若漢高終藉留侯之策益恢遠御庸濟丕寧

適字仲賢翰林學士顥之子二年明堂禮成樞

密使麗籍叅政高若訥並加工部侍郎樞密副

使梁適加給事中初議覃恩宰相文彥博以下

當遷官高若訥謂文彥博曰官濫久矣未有以

節止今又啟之何也彥博不聽若訥卒以恩遷

官張籍自慶曆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八年正

月除叅知政事是年八月充樞密使執政七年

至三年十月拜相

皇祐三年

辛卯

三月庚申宋庠罷相

授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君臣謀國本同體以協心朝廷遇賢豈重內而輕外雖在倚毗之重且均勞逸之宜具官性稟雄明行推沉厚温如清廟之器挺然大厦之材達於在邦敏而好古而自叅綜大務屢聞旨言進領樞衡之司旋升鼎軸之路百度脩舉三辰昭華間延對而瀝衷累抗章而引謝再加敦諭固守靖夷宜保治於洛師主留司於宮輪仍峻中臺之秩兼榮祕殿之班衍食褒功允爲異數於戲麟符分寵一節之寄甚雄天邑居中四方之瞻是則當勤恤隱益勵奮庸

庠自皇祐元年八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入相踰

一年先是弟祁之子與越國夫人張氏門人張彥方者遊後彥方坐僞造勅牒爲人捕官抵法諫官包拯等彈奏不戢子弟并言庠在政府但務依違無所建明及聞人言即奏求退至再再上表不待批荅復入視事故罷免之拜罷庠儒雅練故事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事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特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

同日劉沆叅知政事

自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除

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議者謂沆不敢窮治張

彦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
列帝不聽

十月唐子文彥博罷相

投行吏部尚書觀
文殿學士知許州

制曰堯之四嶽出總諸侯周有三公外倡九牧蓋資

承弼之重以分方鎮之憂

具官文彥博

器識宏深風德高

邵才足以經世務諛足以鬯帝猷夙夜勞於百爲夷

險蹈乎一節薦申奏述選避寵榮其聽解於近司且

往臨於輔郡載嘉勤瘁俾遂偃休於戲居則諧鼎味

之和行則寄國藩之憲股肱心膂惟體貌之所均社

稷人民匪忠良而安屬勉祗厥服用茂乃功

彥博自慶曆八年正月拜相是年十月罷入相

僅四年先是張堯佐除宣徽使殿中侍御史唐

介爭之上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貴執政

退請全臺上殿不許於是劾宰相文彥博專權

任私挾邪爲黨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

入獻宮掖緣此擢爲執政及恩州平賊幸會明

鑄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

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

下本意請罷彥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

生非敢私也上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

竄上于坐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斥彥博彥博拜謝不已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既下殿彥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時上怒不可測羣臣莫敢諫中丞王舉正上疏言責介太重上亦中悔始介責授春州別駕改介英州別駕張編彥博罷相出知許州或言彥博張堯佐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

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上悅自是屬意彥博及爲執政明鑄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鑄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上同唐介既貶又明日知諫院吳奎出知密州知諫院包拯言介彈奏大臣事相連及况介狂妄之詞誣罔天聽欲留奎在職

仁宗曰介言吳奎包拯陰結彥博今覽此奏介

非誣也

拜罷錄

同日龐籍昭文相

自樞密使檢校太傅授依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

脩國史兼譯經使

制曰懋建宰職謹付國均仰代天工俯熙庶績推同體之誼則處之股肱極濟時之勤則况之舟楫非得人傑孰副朕求具官龐籍器識宏通材猷凝正蚤承亨會歷踐禁班入儀臺閣之華出宣屏翰之憲向屬羗人賔欵邊候晏寧齊協師兪預叅戎柄遂對毗於機政旋升峻於斗樞勵翼一心精明萬務宜正中階之象

越弁上袞之崇總領史關增榮功號衍封真食併示優隆於戲履衡軸之機冠柱石之任循至公以授受懋同德而倚毗褒和四方表憲百辟恩服休寵劭宣行勞

籍初相且獨員而遽為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此殊拜非故事也

同日高若訥樞密使

自戶部侍郎叅知政事遷檢校太傅除

梁適叅知政事

自樞密副使給事中除

王堯臣樞密副使

自給事中翰林學士承旨除

適自皇祐元年八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三月除

叅知政事執政近四年至五年閏七月拜相堯
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都員外郎瀆之子而
翰林學士洙之猶子也舉進士第一至是除樞
密副使持法守正裁抑僥倖至有錢匿名書傳
之京城者仁宗信之益不疑而堯臣益奮勵

皇祐四年

壬辰

六月丁亥狄青樞密副使

自彰化軍節度使知
延州遷檢校司空除

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青勇於臨敵常爲先鋒
每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仁宗聞其在
陝西數戰勝欲召見問其方略會虜寇正獫狁

宗命圖形以進至是遂有是除御史中丞王舉
正言青出兵伍爲執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
廷右司諫曹黯御史韓贄亦以爲言皆不聽時
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
下擢臣以功不問門地閱閱臣所以有今日由
涅爾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旨長編廣源州蠻
儂智高反九月僉狄青討智高乃罷樞密副使
授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
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辛未詔宣撫田日依舊
樞密副使

皇祐五年 癸巳

五月乙巳狄青樞密使

自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

尹兼御史大夫授依前官充

制曰攬洪樞之重允賴於時材底率土之康用資於人傑矧有自毗基命茂集元勳迭參貴近之華丕顯猷爲之美敷求博議用猷輿情宜對掌於密嚴期敏迪於淵蘊具官狄青夙懷沉鷲素厲公忠樸厚有古人之風義烈挺純臣之操周知兵略蔚有將才久著效於轅門能統率於戎旅驟膺方面之寄亟更宿衛之勞遂登齋壇人贊樞府頃屬邊烽有警藉魏尚於雲中

近以荒服不寧勞文淵於徼外既受專征之鉞遂成殄寇之勳式是圖庸復疇進律僉事

欽剛日是

稽命數載加邦榮益顯伴有勞之

以正名於

戲謹帷幄之謀聿求決勝總幾微之務當竭而誠無忘戮力之勤以成選衆之善終始一節光昭令猷

是年正月狄青敗儂智高智高遁二月青還以

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復爲樞密副使護國

節度使青既平嶺南捷書至上大喜謂宰相龐

籍曰青破賊卿執議之功也遂欲擢青爲樞密

使回平章事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

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不過遷官加爵
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曹彬平江南禽李煜欲
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
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
已若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
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以何官賞之不若且與
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足以酬青功矣叅政
梁適曰儂智高擾廣南西路青討而平之爲樞
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臣不欲青爲樞密使者
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爾爭之

累日上乃從之是時適密爲奏事

薄無以勸後於是兩府進對上忽謂籍曰平南
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
爲副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

俱

乃與同列議於殿門閣門具奏皆如

聖旨

長編

同日高若訥罷樞密使

自戶部侍郎罷爲尚書左丞
觀文殿學士兼羣牧制置使

若訥自慶曆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皇祐元年

八月除叅知政事三年十月除樞密使是年五

月罷在樞府凡六年故事樞密使罷令學士院

降麻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爲例樞密使罷

止命舍人草詞學士院不降制自高若訥始卒贈右僕射謚文莊王

僞曰觀若訥爲人非有大過特始也不能辯仲

淹之無罪而繳進脩書終也擠吳育去位而躡

取政柄遂爲清議所薄使若訥砥礪廉隅不判

名節未必無可取云事畧

丁未孫沔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新知杭州召除

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沔嘗副狄青宣撫賊平

遂有是除

閏七月壬申麗籍罷相按依前戶部侍郎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靜州

制曰圖治之世宜本至公預政之文合防嫌疑矧居

四輔之首允在百僚之先苟在干請之名殊失仰成

之意兼泐章削俾具官麗籍志度淵深業宇明邵

韞才謀而敏達典以兼逼且翼望於本朝薦服

勞於近職雅有猷爲乃者西州用兵延安

近寇屬輕裘而謀以制邊戎索以清夏人

來附乃眷西顧予嘉乃勳始爲置於樞庭旋權參於

宰府闔外無事頗見於匪躬天安允於注意

遂正斗樞之號過升邦鉉之名固宜厲以正方繩於

羣下而乃親聯交構私謁彰聞逮有司之訊詞合杜

門而待罪及行蔽斷仍失重輕致公議之弗容在人
言之莫過尚矜舊德兼覽奏 亟聽避位於台司俾
均勞於藩服委東平之安輯使樂土之康嘉於戲罷
免之科蓋拘於典制進退之禮用正於臣隣勉賦寬
條弗忘成績

籍自皇祐三年十月拜相是年閏七月罷入相
僅二年初齊人皇甫淵獲賊於法賞錢淵上書
請易官乃賂道士趙清旣及堂吏而清旣籍甥
也給爲白籍旣而淵數詣待漏院自陳籍乃勒
歸齊州有小吏告清旣等受賂事籍即捕下開

封府而清旣及堂吏皆以贓配南方清旣未至
配所死士以籍陰諷開封府杖殺清旣以滅口
然謂籍陰諷開封府失實也

拜罷錄

嘉祐五年前

宰相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龐籍爲太子太
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旣入見請中書白執政
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注意方厚奈
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
然後去斯不得已耳豈止足之謂哉遂歸卧於
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劄子

許之仍詔

籍出入如二府儀

張

編八年籍卒謚莊敏籍曉律

令長於吏事治民有惠愛嚴

及爲相爲言

者所詆聲望減於治郡時

同日陳執中進昭文相

再入相自集慶軍節使判大各府授行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制曰置相之重資變正於辰階脩補之先在緝熙於

王道用人嘉於求舊注意厚於既安爰稽考謹之文

茲得老成之望使纂舊服入冠冢司允穆僉言式敷

大號

且官陳執中

神機峻茂道致闊深蔚生梁棟之材紹

迪前人之哲奮由直道厲王臣之匪躬倡發忠謀出

人倫之先覺名惟時重才則汝賢比總治於藩條旋

叅司於樞筦服勞匪懈宣哲居多間亦分東夏之符

書委西州之節度出處一致望實優圖前後已試

之功因內外且瞻之美迺擢叅於宰路端升冠於台

司協比庶工將明衆職調羹鼎而既久宰社肉以惟

均底於治平繫乃寅亮嘗懇辭於機政比控叙於奏

函自右輔之偃休實朝家之瞻賴薦委比門之重且

邇大河之防綏緝有勞眷毗 厚考嘉績而惟茂質

枚卜而僉同爰擇剛辰再付 天卿之舊秩衍

并牧之真封舉洽至恩益昭 庶 我成萬

樞乘至公以宰朝抑惟其 輔朕尚克有終

益竭乃心同底於道

執中自慶曆五年四月拜相皇祐元年八月罷
爲兵部尚書知陳州久之爲集慶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大名府是年閏七月再入相

同日梁適拜集賢相

自給事中參知政事授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取法台文崇建

上以正三光之序下以暢

萬物之

人居

注意之重用又厥辟濟垂

拱之

傑才疇允巖望衆圖已試之效昭

示爰立之

夬揚休命

具官梁適

風鑒明亮器

采方嚴學

九流

通於衆志臨機敏斷韞

干莫之雄鋒任重備才

椶楠之厚幹宥於世德翼

我朝猷彝升禁職之崇仍護強藩之要濟師以肅撫

戎惟和還合虎符延登武帳訪猷爲而宏遠嘉策識

之周通擢真機庭實本兵柄邁衆宰路陪翼政綱教

然體國之誠宣於兩府卓爾端朝之表聳厥庶工乃

眷宸階久虛鉉席宜疇衆績參詢師言進春官之貳

卿正西垣之次相益加榮號仍馭貴階陪輔朕躬用

治予采於戲昔武丁以若金作礪命於其臣傳說以

如木從繩詔於厥后予違汝弼可不勉哉

至和元年

甲午六月三月改元

三月己巳王貽末罷樞密使

授依前檢校太師行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鄧國

公文景靈宮使
彰德軍節度使

制曰朝之賦祿所以寵賢能士之保名莫如勵風節乃眷者明之德又勞宥密之機勉徇素懷式孚顯命具官王志懷明邵識寓冲深眷逮事於先朝得尚榮於舊館用絳侯宿賢之譽薦績於世功以安世老臣之風進典於機事周旋一紀密勿萬微比汾夙夜之勞偶爽晦明之豫繼有封奏達予聽聞閱以高年累於丕務益升右揆之重仍兼常伯之榮置使靈宮庶優舊德於戲知進退之分其爲君子之能篤始終之

恩以率天下之厚往綏遐福尚佇嘉謀

貽末自康定元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九月

除樞密副使慶曆五年除樞密使是年三月罷

在樞府十四年初封遂國公進封鄧國公先是

皇祐中嘗以疾求退自言寵過盛願罷樞密使

侍中還第仁宗冀其愈也乃罷侍中而領使如

故疾稍間入見命其子道卿掖登垂拱殿仍賜

五日一朝遇朝起居許休於殿側至是復以疾

求解遂罷爲景靈宮使加右僕射兼侍中仍詔

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貽末清

謹寡言頗通書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末在
樞密僅十五年常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賓容

人服其謙靜

同日孫沔罷樞密副使

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制曰休機筦之勤既遂於賢者參宸宇之秘宜東於
傑才矧惟冲約之懷 明退遜之節允嘉洵直申集

寵光

具官

深宏遠發揚贊翊見之莫猷

踐履疏通休有功業自昔諫諍之任漕帥之臨弗

而行所至皆治龍荒俶擾瑞節徂征逮會爵策勲之

辰圖運籌決勝之効登貳樞柄內本國兵

處議

精明持論堅正冠以今古言在又從方尚老成益隆
寄任迺上章屢請引疾爲辭至於再三斯見誠慤爰
均勞逸俾釋煩劬眷內閣之嚴廷允述古而開館先
朝建職以待俊麗優加儒學之名式壯藩垣之鎮控
帶吳會密邇鄉紛匪直莊朱之榮實兼方召之事東
南莫重咨爾殿焉

沔自皇祐五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三月

罷在樞府不及一年會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

謚恭德妃小忌用宰相護葬沔極陳其不可頃

之求罷職故有是命

并罷錄

同日王德用樞密使

自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判鄭州興國公授依前

官充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

田况樞密副使

自三司使禮部侍郎除

德用樞密使制曰內樞之地上範於斗宮前箸之籌

參寄於人傑以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圖冠厥

名疇總予務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

辰復還舊物具官王德用志懷果烈風槩沉雄通於竒正

之謀居然間傑之氣春秋說禮韞義府以惟深甲令

書忠載世家而有舊比鷹推轂薦歷干城先十乘以

臨戎長萬夫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播於

外夷沉機隱於敵國咨卿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

廸宣忠力孚乃誠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微旋均基宥

之勞亟樹蕃宣之治蹈險夷而一致服忠孝而兩全

簡在朕心洽於朝論是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

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邑屬右樞之闕職咨羣岳以

擇材僉曰汝賢宜弼予治蓋天下二老出以居方伯

之尊寰內諸侯入則處公卿之任抑惟曩制舉是隆

名用起壯猷使纂舊服仍峻雲臺之號兼增井牧之

封式厚者英有加名數於戲樞機發令制戎事以惟

艱樽俎折衝經入謀而匪易往謹乃位益思其忠

况樞密副使制曰天王三階中躔紫極之輔國事二柄右列鴻樞之司維君臣之謨明有夙夜之基命朕嘗登進時傑贊襄大猷以遵萬微之中以合九德之會匪至公之進曷羣聽之歸具官况器識宏深業履端厚明達國家表裏之體學貫天人精稜之交而自膺寶冊於大廷儀俊遊於清路西垣誥命之粹內閣論思之勤擁帥節於邊而天聲振於殊俗筦財柄於內而國用豐於歷年茲庸倚爾忠力之良置諸宥弼之地熙我大業垂之無窮噫本天下之兵莫重安危之寄在帝右之陟有若臣隣之榮蓋德懋者寵所隆任大者責亦至勉思盡瘁永克承休

初皇祐四年太子太師致任王德用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時將相姓王者數人而閭閻婦女小兒皆號德用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更付以方鎮是年除樞密使况字元均信都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

七月丁卯程戡叅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除

制曰朕承事祖宗大業思底於治若夫與籌天下之

事則唯予一二股肱之臣今朕所以圖任者非賢俊之才未易茲擇具官程戡識略幾深器質端厚擢儀禁路嘉猷給於辰告總寄邊瑣王靈馳於陸桴向陞秘殿之侍薦煩井絡之行而城壘繕完區宇綏靖方念勤於遠撫宜召叅於中弼蔽自朕意孚於羣倫噫國家治亂之繫重臣子安危之分難爾其終力一心永孚休命

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

戊辰梁適罷相

依前官禮部侍郎知鄭州

制曰禡機政之煩均屏翰之逸左右脩補素嘉爾之

爰勞內外肆勤在眷毗之一體爰孚廷號用告朝倫

具官

梁適局致夷通性綦開葵入我敷英之選祭於彙從

之華召自北門侍於邇閣預贊書於明命備進讀於

丘壇嘉謨納於論思敏用彰於強濟嚮圖制閫之效

擢二本兵之司職典樞機地親帷幄亟叅聞於正道

過敷變於辰階出入五年周旋二府苛慮比作變異

重仍噴有煩言達於予聽曾淑聲之莫建在清議之

弗平屢上封章求還印綬朕思全進退之體務崇始

卒之恩叅錄舊勤尚仍前秩以春官亞旅之重滋黃

圖右壤之雄臨長鄭人班錄漢詔於戲台宰之職任

國綱維靈輔之邦陪京襟帶往服茲命尚體至恩

適以皇祐五年閏七月拜相是年七月罷入相
僅一年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
梁適姦邪上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公議
所歸顧知人亦未易耳先是殿中侍御史馬遵
等彈適姦邪貪贖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
久居重位中丞孫抃言適爲宰相上不能持平
權衡下不能訓篤子弟遂罷適以禮部侍郎知

鄭州

八月丙午劉沆拜相

自參知政事依前工部侍郎
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朕寅奉丕圖思臻至治總萬機而日謹舉盛典
以交脩期與輔臣底寧縣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
宜燮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茂宰秉于大鈞矧
茲選才久嘗著效爰登中鉉敷告外廷具官劉沆雅性內
融敏識先覺以冲約而率禮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
華學臻道與樂名教以爲己任整以翊帝謨廼

換圭

者擢自書林更於右史亟升西掖出

符實宣精力屬中邦之擇尹正內閣以參華歲

周風績爾著式圖寅亮用贊謨明俾任股肱之良參
斷邦國之務具瞻斯屬嘉猷誕彰進縣右輔之崇允

協庶邦之望兼榮書殿仍峻貴階增勳級與褒功益爰田及真食於戲替萬樞之重允賴於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於英傑當申茂略以恢遠圖

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而議者皆以爲非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詔中書公事自今並用祖宗故事施行纒二年六月除兵部侍郎監脩國史

至和二年乙未

六月戊戌陳執中罷相

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又鎮海庫節度使判亳州

制曰代天之任入則宣富亮之謨分陝以居出則膺

蕃翰之寄矧予宿艾久冠臣隣宜均休逸之恩用昭

進退之遇

具官陳執中

風猷端粹材識敏明蚤事先朝寔

開忠益之路屬於下武歷更機近之繁彌綸之效固多直清之望無玷向自上還王節再陟衮司畫一之

規動遵于彞憲難進之槩居亮其素懷矧茲年德之

高閔勞機軸之任宜授符於齋闈乃均寵於宰衡近

委价藩增陪邑賦於戲君臣之分當徇於至公中

外迭居寔同歸於大任推乃於壽祺往哉汝

諧思對朕命

執中自皇祐五年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入相

僅二年初翰林學士呂

疏論宰相陳執中

外雖強項內實姦邪朝廷

春不諳練除改故事多至差錯平居不接士人

陽卜祝之

入卧內干預政事上還其疏

初爲御史斷

家居待罪不敢出未幾復入

中書

殿中侍御史趙抃劾之御史中丞孫

抃與其屬言執中少不讀書壯不稽古及其浸

老遂暗而荒事之

端顛倒七八物議以爲不

可更當大任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執中爲相

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

愛挾情改除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

路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又交

章論列抃最後乞解憲職以避執中朋黨中傷

之禍於是得請始御史因執中殺婢事欲擊去

之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爲言而趙抃

攻范鎮无力量官皆助之鎮累乞奏與御史辨

鎮由是與趙抃有隙執中遂罷爲鎮海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緘陳執中當國時河決

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三司使

陳執中主橫壠之議其後行之而敗河北被害

者凡數千里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遷延尚
珣宰府翰林學士歐陽脩上疏曰陛下用相非
其人以天下之事柰何委一不學無識諂邪
慢之執中而其心焉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
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爲聖德之累未幾
執中罷執中初罷相除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亳州還上節鉞改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封黃國公後改司徒岐國公致仕嘉祐四年司
徒致仕陳執中卒年七十贈太師兼侍中執中
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間遺無及門

者謚曰恭禮官韓維議其謚曰榮靈判太常寺
孫抃等議曰執中任先朝時爲小官以大本未
立獨先羣論章聖覽既稱歎擢置諫列今上
聽政之始待以卿輔其制則曰一言爲萬世之
福直道貫三代而行又曰納忠先帝有功朕躬
自進陟宰相兼將鉞其勁正方重有大臣之風
執中常以公自處少私于人請易名爲恭詔謚
曰恭篆其墓碑曰褒忠

同日文彥博富弼並相

彥博自忠武軍節度使檢校
太尉兼知永興軍授禮部尚

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再
入相弼自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授戶

部侍郎同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

彥博拜昭文相制曰朕若稽古訓考謹柄臣萬機百揆之微九功三德之事熙朕之載時能奮庸若予黃髮之英嘗居鼎弼之任誠貫金石功書旂常還來相予寔允公議具官文彥博大中至正明識敏材學究九流之微身兼數器之用自參華於近侍即陞贊於機庭出撫翰垣惟國方召入冠而時夔龍丹青帝謨金玉王度威賞惟叙紀律授間均逸於師垣居納忠於王室柱石之望雖外良匪賢而曷寄宜還齋鉞入正衮司仍更益轅田之賦用昭體貌以侔

賢庸於戲

仲父爾當體於仰成往舒勵翼

之誠以膺倚之重遂底嘉績豈不美歟

弼拜集賢相制曰朕歷選賢亮成天功必得非常

之材以輔有爲之主矧予思治之際敢忘注意之求

上以揚祖宗之休下以酬士民之望若時髦彥宜正

鈞衡具官富弼淵閑敏明忠亮方正學貫文武識通天人

蚤叅清問之求絕出諸臣之右薦揚近序協贊治廷

心勞王家已任大事間分符於外屏居聞問於中朝

金石之誠不移於燥濕秋陽之惠實濟於疲羸宣力

四方蹈道一節天下寢聞於風采朝家實賴於謨明

是用斷自朕心召升宰席增陪食邑褒錫勲名用圖賢勞以贊大治於戲三階之任非肅乂無以奮庸萬事之微非幾深無以成務勉惟皇極之訓以佇王功之成遂登丕平無忝休命

彥博自慶曆八年正月拜相至皇祐三年十月罷是年六月再召入相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帝遣小黃門數輩於庭聞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脩奏事殿上帝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拜賀長編上新

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龐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不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如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以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

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人之賢而用
之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
若以一人之言進之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
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同翰林
學士歐陽脩請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
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與臺諫官往還詔如
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又詔凡宰相召
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
知諫院范鎮言自陛下用文彥博富弼爲宰相
中外皆謂得人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不得請

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宰相是不推之以誠
不任之以權

虛禮待之也伏乞罷百官

郊迎而令兩制

就第間見執政以訪

天下之事以達陛下之

御吏之術兩

得之矣初慶曆三年詔

假休不許私

第接見賓客從知諫院蔡襄之

議者以爲

唐元和用兵時裴度爲相

見曰

方延豪俊以廣朝慮今一切禁絕賓客非

所宜也至是侍御史梁稽言近制兩府大臣遇

休日

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明也

其開禁使

故從之初御史唐介奏禪文

彥博唐介被責而彥博亦罷相至是殿中侍御

史吳中復乞召唐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

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

語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遂自江南

東路轉運使召為戶部員外郎初除富弼監脩

國時工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劉沆正

遷兵部侍郎乃處弼下論者以為咸平四年故

事呂蒙正頗昭文館大學士李沆監脩國史向

敏中集賢殿大學士今所除非故事由學士承

旨楊察之誤尋貼麻改沆監脩國史而弼為集

賢殿大學士編長

嘉祐元年丙申至和三年九月改元

閏三月癸未王堯臣叅知政事自樞密副使給事中遷戶部侍郎除

程戡樞密副使自給事中叅知政事遷戶部侍郎除

堯臣叅知政事制曰中階之變元化鴻樞之幹萬機

雖股肱之勢然帷幄之體圖俊德疇易近司官

王堯臣藝文醇深器識賢級之冠遂服禁途

之游訓辭邕於帝謨心計羨於邦賦望久而愈美德

邵而益冲延密之庭居重安危之倚而廟筭多

勝邊烽靡驚比進秩於地官尚同寅於宰路况智略
可以斷國論經術可以緯皇猷往圖厥庸以底於治
哉樞密副使制曰朕承祖宗不命託兆人之上而未
惟置噐之難建文武之機而必畀同德之輔蓋治美
則君道尊任隆則賢業著今雖更職而處莫匪授能
之公具館秉德忱明執心夷雅中則儀臺觀之望出
則穆翰垣之風程載聞嘉猷寢楹王體自與毗於大政
維末有於一誠適緣近黨之嫌顧匪通謀之便雖忠
力協相以濟迺懇言綬載以陳是用易領樞密之司
加進地官之秩噫君臣之知朕靡有間廟堂之論爾

亦不私毋廢納忠之勤有嘉慮微之識欽服徽命往
經末圖

堯臣自樞密副使除叅知政事載自叅知政事

除樞密副使以載與宰臣文彥博為姻家故也

堯臣自至和元年七月除樞密副使是年閏三

月除叅知政事在政府凡七年八月卒仁宗嘗

欲以堯臣為樞密使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

進吏部侍郎未幾卒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

尚書左僕射謚文安拜罷堯臣將終有遺表勸

仁宗以蚤擇宗室之賢者為皇嗣元豐三年堯

臣子水部員外郎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不
豫內外寒心者累月先臣叅預朝政宰相文彥
博富弼等數於上前陳宗社大計國家根本天啟
先臣之心知英宗皇帝少嘗養育宮中遂與彥
博弼等於仁宗前忠心為國不顧忌諱求立為
嗣盡忠納說反覆數四未許間又與同列各求
罷免避位以冀開納仁宗感悟遂許立英宗為
嗣神宗以問彥博與同老合神宗嘉之乃加贈
堯臣太師改謚曰文忠以同老為秘閣脩理事
八月癸亥狄青罷樞密使授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議國軍節度使判陳州

制曰股肱之良是惟同體中外之寄蓋以均勞非有
大勛曷庸異數具常忠純異票英銳挺生奮武力以
絕倫蓋沉機而邁衆舜以夏廷叛渙海嶠繹騷既成
盪寇之勞亟舉懋功之賞目叅兵柄旋總機庭薦更
華籥之陰居稔勝籌之助是用聯輝袞路殿守輔藩
併加食采之田別賜表功之號於戲禦侮者元戎之
任論道者三公之司并而授之榮且至矣勉推忠盡
永享崇高

青自皇祐四年六月除樞密副使五年五月除
樞密使至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四年青以軍

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青頗有自得
色樞密副使王堯臣與青言古將帥起微賤而
富貴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喪青
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在西府四年
京城小民間青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
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
豫青益爲都人所指目諸軍訛言籍籍又青家
犬生角數有光怪翰林學士歐陽脩言武臣掌
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爲身害請
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

家於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
懼以譙狀出青判陳州嘉祐二年陳州言護國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年五十贈中書令
謚武襄青爲人謹密寡言其計慮必審中機會
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饑勞
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
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
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
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爲人自以爲莫及也尹洙
以貶死青悉力贖其家事長神宗熙寧元年五

月遣入內押班張若水齋中牢祭故護國軍節
度使同平章事狄青上親自爲文先是青子閣
門使諮奏事延和殿上問諮卿父青征南嘗有
遺書存乎宜悉以聞諮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
陣二圖上以青出身行伍而名 深沈有

智略用於急難則有成功能以畏謹保全始終
慨然思之取青畫像入觀禁中因即青家致祭

其文乃御史中丞滕甫代作也同上

同日韓琦樞密使自二司使遷檢校少
傳行工部尚書除

制曰惟幾成務聖人所以體至神以爵舉賢羣士所

以濟大業矧夫樞筦之任均於廊廟之謀必詢僉言
審用材傑迺揚顯號以示至公韓琦器識精深機神
爽邁蚤繇俊造之選權升高妙之科列於爭臣宜諸
禁掖不及汲於榮寵能寒暑於誠心嚮以羗人弗寘
西疆謀帥往護諸將以寧一方久經帷幄之猷出領
翰垣之寄歲月洊易事勞居多宜輟司於計文且來
尊於密命優以視秩崇以褒功加地益封並隆彘數
於戲萬機論政實圖朝夕之咨右府本兵猶重安危
之計毗予治者維爾力之

初琦以爭求洛城事朝廷卒城求洛故罷琦以

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鎮定三州琦脩明軍

政教習士卒由是定兵寇河朔遷禮部侍郎觀

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入爲工部

尚書三司使除樞密使

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樞密使

授依前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文景監官使

忠武軍節度使

制曰事君之節在宣力以盡誠任賢之宜必均勞而

從欲其有久叅密議固辭劇權錫以徽章遂其美志

具官王德用

名聞殊域望重本朝襲世德之善祥賦戎昭

之義勇踐揚巨屏左右神樞頃嘗辭組而辭榮亦以

安軍而佚老適茲圖任入替機微復移疾以抗章願

避煩而上印洊加敦諭確執撫冲重念耆英實勞國

事宜更近鎮顯治靈宮併茲多邑之封仍賜褒功之

號於戲進退合禮盖得君子之宜安靜延年茲極仁

者之樂故茲寵渥宜爾壽域

德用自至和元年四月除樞密使是年十一月

罷再入樞府踰二年初封祁國公後封冀國公

徙封魯國公時仁宗以富弼爲宰相是歲契丹

使者來德用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

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仁宗聞之賜德用弓一

矢五十初德用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為河陽

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遂召拜樞密使

是年復請老為景靈宮使徙忠武節度使

同日賈昌朝樞密使自京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司許國公授依前官充樞密使襄州觀察使

制曰授執政之司者惟圖於舊德完本兵之任者惟

濟於嘉謀乃旌素勞庸告羣位具官賈昌朝學適今占識

際天人以道化輔邦常以經術為己任階符之煥嘗

正台司宮鑰之嚴久煩留事屬前箸之虛席宜介圭

之奉朝政鎮襄陽兼崇常伯褒功賦戶式示嘉休於

戲王事至微自運神樞之化兵家尚密宜深禁幄之

思益懋遠猷當服徽寵

翰林學士歐陽脩言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

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

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政府累害善

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臣願速罷昌朝還

其舊任則天下幸甚

十二月壬子劉沆罷相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

制曰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

進退之禮必優矧予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

懇避嘉敦慈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俱流
質性剛鯁資材敏明蚤以藝文 策雋科翼翼是則
有聲京邑之雄巖巖且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
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
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何遽思於退讓燕見
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卻而必至察其所守
盖亦重違惟茲秘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
仍益真封寵我邁臣斯爲異數雖如爾志尚簡予衷
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於
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沈自至和元年八月拜相至是年十二月罷入
相凡三年御史趙抃范師道以賞論列陳執中
與范鎮議不同不肯就職劉沆以抃師道嘗攻
其短陰上書出之抃師道既出御史中丞張昇
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陛下柰何以
宰相怒斥之願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請與其屬
俱出沆亦力詆臺官朋黨昇等益論辨不已凡
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
南京故有是命尋詔沆遇大朝會綴中書班出
入視其儀物繼先是沆與陳執中阿肯追冊貴

妃張氏爲温成后沈爲宰相專與內臣曲護喪

葬御史中丞等數斥其短沈在中書檢用舊制

歲滿御史趙抃范師道並出補外官拜罷五年

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

侍中帝篆其墓碑曰思賢沉性豪率少儀矩然

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高科任

其進用多由此議者乃謂緣結附至宰相焉編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當

仁宗不豫之時嘗與沆文彥博富弼定議乞立

皇子神宗以訪彥博彥博具奏所以乃贈沆太

師亮國公謚文安

同日會公亮叅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遷給事中除

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

嘉祐三年戊戌

六月丙午文彥博罷相授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

制曰四輔居中用輯熙於邦采二伯治外亦藩屏於

王家雖易地而畧殊在殿邦而迭重眷言茂宰求解

冢司有嘉靖退之風特舉褒優之典兼徵台鉞誕告

臣工具官文彥博格量冲深體用安重資踈通之明識蘊

強濟之敏猷卓爾偉才本克生於王國居然奇璞蚤
凡噐於聖朝拔自時髦經我世務歷樹風於方面亟
聞政於宰司屬以盜發其陵氛生朔壘義能首奮師
以凱還名繫民瞻功惟朕念爰立作相遂正三階之
文用又於朝乃總萬樞之務迨分垣翰適授旄旌開
幕府於長安委節制於全雍眷求奇弼圖任茂勲式
序上司復光舊務居百度將明之重比歷暄涼在三
事弼諧之先猶彰夙夜方篤仰承之眷遽陳謝去之
章諭言且勤誠意頗固興化致治雖資秉哲之良均
逸偃藩亦廣養恩之義始從所欲仍示寵章榮以鳳

池輔之虎節析孟津之芳瑞委宅中之符書加衍圭
田申榮功號悉舉疇庸之數誕昭懋賞之文於戲出
處之方並揚於休命進止之度有美於庶言徃惟欽
哉無忘夾輔

彥博自至和二年六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
入相凡三年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北轉
運使李參達小吏齋河圖屬宰相文彥博御史
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連宰相乃
詔推劾而皆不實申錫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
博亦不自安數求退遂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長編

同日富弼拜昭文相自集賢相授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兼

譯經使

韓琦拜集賢相自樞密使工部尚書授依前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弼拜昭文相制曰中樞治本裁教化之宜上相台元長官師之任用緝熙於百度資燮正於三階乃眷右垣時惟哲匠委政事而已試考名實以相符誕揚大廷付畀魁柄具官富弼任重道遠性正德全閎敏推於上才博洽通於衆志撓之不濁偉量表於彌冲簡而易從盛業彰乎可大首膺魁壘之舉歷踐益嚴之塗

謬發於爾躬敢沃盈於朕聽曩鉅樞省出殿藩方名聲聳於遠夷風采繫於諸夏遂膺枚卜實契具瞻朝有偉人物無異論持重守正參濟以和告猷納忠一本於治屬以家卿謝政首鉉傳能詎俊乂之大臣疇若予采冠丞疑之上席僉曰汝賢是用升自政塗處以師尹仍進秩宗之重復兼史觀之名衍以優封昭茲異數用旌茂績允穆師言於戲播化鈞而理陰陽操國柄而撫辰象惟無心故能感物惟虛已所以受人格於太和繫我真宰往踐乃位求孚於休

琦拜集賢相制曰亮成天功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

允寄於賢材矧久服於機庭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坎相之求既考師言復洵剛日式揚孚號誕告庶工且官志度純深才識高妙行足厚於風俗言必合於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以大畧直哉有匪躬之風曩者曠俗擾邊勤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略邁升基命之階間從書殿之華就寵師之拜持中山之帥節臨大鹵之盛秋寂無邊虞深得君重召言還國申命極樞總是繁機儀茲舊物謀而鮮過度不及私備竭歎爲罄宣忠力文武叅議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用叅之適

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井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衡石無心以平而爲體橐籥有道以虛而爲宗懋宣乃猷同底於治

同日賈昌朝罷樞密使

授行尚書左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鎮安軍

節度使

制曰崇器大名必歸俊乂之德繁機劇任重累元者之賢特推進律之恩俾解持樞之任仍伸舊典用舉殊章洵乃剛辰告於列位具官賈道志明遠德範冲深蔚爲儒宗達於治道隕然公輔之量夙表大成阜爾廊廟之材蚤彰厚質自膺枚卜遂正阿衡盛業著

於規隨嘉話盈於故沃曩辭魁柄之重再司留籥之嚴撫全魏之都畿領北方之節度左右脩輔抑惟舊學之臣內外筒毗亶著老成之望仍屢辭於尊秩且表抑於謙風臯者渴見儀刑召還樞宥彌整同寅之節逾昭秉義之忠惟機務之煩然且神明之勞止本兵經武雖深賴於老成均逸代勞姑寵綬於碩德眷言舊物申舉前恩兼東閣臺伯之名正文昌右相之重陪我京室書社淮陽仍總治於靈宮益衍封於采地用優俊老式示寵章於戲羣務幾微有嘉於匪懈上卿進退實美於無猜惟我師臣徃體朕命

昌朝自嘉祐元年十一月除樞密使是年六月罷再入樞府踰一年文彥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爲客位以待宦官昌朝由此罷初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始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同日宋庠樞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授依前行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充

田况樞密使

自樞密副使禮部侍郎檢校太傅充

張昇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除

庠拜樞相制曰仰法斗宮崇建樞省翼萬微而置使

必取傑才聯三階以爲司用優俊老抑惟舊物申告
治廷具官博洽藝文休有道德方重而不倚直清而
無徒蒼壁方琮追琢成於秘寶黃鍾大呂考擊見於
正聲往在朕初得之首舉典策光於施命臺閣練其
舊章啟沃善言進必依於義理束脩雅行靜有補於
風華嘗升號於幾庭過正名於中鉉性資慎重問溫
樹而不言志在將明耻衮職之有闕謀謨日告靜退
可嘉優薄歲深素履彌邵屬以內樞闕職前箸借籌
圖舊是先選衆攸舉登我碩德議茲煩機論道本兵
在二司而均重秉文經武亦一德之參圖俾司台宰

之名仍衍主田之賦崇茲等職昭厥殊章於戲戎事
惟艱人謀匪易吉之先見蓋韞於幾深擬如後言以
成其變化然我舊德豈煩訓辭往體朕懷以全聖道
昇字臬卿韓城人仁宗嘉其忠直拜右諫議大
夫御史中丞特富弼爲相歐陽脩爲翰林學士
士大夫以爲得人是年拜樞密副使

嘉祐四年 巳亥

五月丙辰田况罷樞密使

自禮部侍郎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

况自至和元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嘉祐三年六

月充樞密使是年五月罷在樞府凡六年况多病十上章求去位故有是命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祐五年高若訥罷止舍人院降制今復失之八年太子少傅致仕田况卒贈太子太保謚宣簡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與人若無不可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力至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一員於便殿備顧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無過

許歲幣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

長編

嘉祐五年

庚子

四月癸未程戡罷樞密副使

自禮部侍郎罷爲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

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

戡自至和元年七月除叅知政事三年閏三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罷執政凡六年戡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兩非之遂有是命未幾拜宣徽南院知延州

同日孫抃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除

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中進士甲第抃久居侍

從泊如也人稱其長者及程戡罷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

曰朕欲用舊人即以命抃

事畧

十一月辛丑宋庠罷樞密使

自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羣牧制

置使吉國公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

制曰古者謀帥必本乎詩書雅言憲邦實繫於文武眷茲俊老久典煩機比陳控避之章宜舉閔勞之典有嘉舊德蚤正中階宜陞節度之榮仍罷台司之重誕揚字號頒告治朝

具官宋庠

爲時者英秉德純粹通乎道術之韞濟以文采之華曩自樞處之嚴入正巖廊

之拜輔相厥辟協泰象財成之宜偃休於藩得大雅進止之度頃從列屏召置首樞谷帷幄之壽賴樽俎之美直清行已粹密存誠溫樹不言奏章隨削叅萬機之務均三品之更夙夜惟寅耆艾

久出

兢畏

之性比形挹損之言表解洪樞請行

輟從前勅

寵以命圭崇移建於盟津便均

於

於

子之試

蓋寵於元猷台鉞之崇用褒於哲輔

真食

加田茲示便蕃以疇密勿於戲左右

於

內外屏毗義則均於一體往服朕命

王家

再入樞府凡二年庠在樞府與副使程戡不協
戡罷而殿中呂誨等論庠老疾 加外

寬內忌且交結內臣陰求助援徇私罔公章凡
四上詔從優禮罷之

同日會公亮樞密使

自叅知政事授檢校太傅依前禮部侍郎充

張昇孫抃並叅知政事

昇自樞密使右議大夫除抃自禮部侍郎樞密副使除

歐陽脩陳旭趙鼎並樞密副使

脩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

制詰史館脩撰陳旭自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除鼎自御史中丞遷禮部侍郎除

公亮樞密使制曰經遠慮微必謹制兵之術折衝厭
難亦資畫策之臣是憲樞躔聿崇使號蓋政謨之攸

寄匪者哲而莫居適得其人誕敷厥命

具官魯公亮

風猷

碩茂志慮深純學多貫於前言性頗脩於中道有方

重之德可以柅蹠而鎮浮有明達之材可以造幾而

成務嘗講勸於左右亦召至於禁嚴博我訓言代于

詞命間請臨於褰輔過擢典於京司咸有治功遂聞

政本通明練於百物叅和穆於羣言貳公之司久陪

於論道內密之任宜正於莞樞仍加傳道之名更益

陪敦之數崇階馭貴真食衍封並視寵章式旌殊禮

於戲典機之任莫謹乎微擊析之言蓋取於豫勿謂

承平之久益思禦備之深祗服斯言往踐厥位

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旭一名升之字暘叔建陽人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公亮自嘉祐元年十一月除叅知政事是年十月充樞密使執政五年至六年閏八月拜相歐陽脩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脩拜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是年拜樞密副使

嘉祐六年

辛丑

三月己亥富弼罷相

以母喪去位

弼自至和二年六月拜相是年三月丁母憂入相踰五年初仁宗聞弼喪母爲罷春宴及遣使

存撫因備禮厚贈春宴之罷從同知禮晏成裕之請成裕殊子弼妻之弟議者或以爲過云七月以弼爲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不拜

制曰禮有變而從宜君子謂之義經有反而合道聖人謂之權故制所重者不可顧其輕志於遠者不可懷其近若漢舊制方進弗敢有渝於唐盛時房喬起而視事歷覽前載茲爲至

具官

富弼博大有容直方無

撓勤勞一節感慨有爲向緣親喪遂解國政三月而變亦既歷時萬機之繁豈可久曠矧今治平之勢實

繫勸輔之良雖前規後隨具有較畫而始謀終事當見成功惟俯就奪情之文庶益昭移孝之美於戲朝廷專於制治以義斷恩閨門主於私情以恩掩義與其致毀有憂於終身孰若顯親揚名於後世勉思體國之道用副急賢之心其聽朕言復於爾位

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懇祈終喪從之或言弼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

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急不決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爲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徇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

有間云

長編

四月庚辰陳升之罷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包拯樞密副使

自三司使給事中除

升之自嘉祐五年十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

罷在樞府纔半年升之始除樞密副使或言升之陰結宦者史直聰王世宣等故有此命知諫院唐介等遂交章論列上以其章示升之升之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上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顧問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介知洪州趙抃范師道呂誨皆補外郡崧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初嘉祐四年上始用包拯議詔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而過設禁防疑以私慝非朕意也舊制臣僚不

許詣執政私第執政常所薦舉不得爲御史其悉除之至是擢樞密副使在樞府纔一年至七年五月卒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爲刻務爲敦厚雖疾惡甚至人情所不及必推以忠恕不爲苟合未嘗僞色辭以悅人不作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

長編

閏八月庚子韓琦拜昭文相

自集賢相除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

史兼詳經潤文使

續通志 卷之五
會公亮拜集賢相

自樞密檢校太傅兼奉牧制置使
授行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
士

琦昭文相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甚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疇副具瞻具官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器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恤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定直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載惟毗倚之重不亦授受之難於戲璧昂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

其欽哉祇率朕命

弼自六年三月己亥以毋喪去位七月以富弼

爲起復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

脩國史弼辭不拜上既許富弼終喪乃遷琦首

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公獨不可辭

昭文以待富公耶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

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

長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上聞者亦是琦言

長七年明堂加恩琦封儀國公八年四月英宗

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治

平元年提舉脩撰仁宗實錄閏五月除尚書右
僕射二年正月除守司空兼侍中

公亮集賢相制曰朕惟宰相之任外鎮撫四夷內親
睦百姓使二氣協和於上而羣生茂遂於下授受之
際豈輕也哉具官魯體被中和性資夷雅知畧足以

經遠德望足以鎮浮若時登庸基命宥密樞機之務
日有萬微夙夜惟勤居然一意邊鄙不聳師徒以寧
時乃之功朕用嘉止進秩天官之二對司魁柄之隆
式是民瞻相我天事於戲君以任臣爲重在付畀之
所專臣以得君爲難惟極竭而後已徃其欽服副朕

命焉

公亮自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治平

四年五月除行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進封英

國公九月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進封

充國公神宗熙寧元年正月提舉脩撰英宗實

錄

同日張昇樞密使

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
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

歐陽脩參知政事

自禮部侍郎
樞密副使除

胡宿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左
司郎中知制誥史館脩撰遷左諫議

大夫
除

命焉

卷之五

七

三百五十三

昇樞密使制曰樞密之職式憲天工帷幄之司蓋陪國論苟非忠碩之望加以肅明之資庸副眷毗疇克僉允具官張昇朝之雋又時之老成敦潔廉以表其躬執亮直以固其節踐揚二府裁叙庶工歷歲于今秉心不懈眷言宥密之地重寄經綸之才進秩冬官叅華帝傳衍戶直食崇階茂勳併擁嘉休以獎賢輔於戲兵帥之本惟嚴明乃能申威命令所基非恪慎不足成務時乃舊服無煩訓辭

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張昇除檢校太尉累遷吏部侍郎治平元年九月歐陽脩除尚書左丞韓

琦曾公亮嘗欲遷歐陽脩爲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脩脩覺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遽止及張昇去位上欲用脩脩又力辭不拜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性既謹靜及當大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言利害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累遷禮部侍郎嘉祐七年 壬寅

三月乙卯孫抃罷叅知政事

自禮部侍郎罷爲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

蘇全金
卷之三
大正
扈自嘉祐五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十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凡三年扈居兩府年益侵頽情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時樞密使張昇請老朝論以扈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進見因言扈不才監察御史裏行傳堯俞亦言扈望實俱輕徒以高科久居清列洊更二府無一毫之助宜賜罷免扈遂移疾求免上許之 長編

同日趙槩叅知政事

自樞密副使禮部侍郎除

吳奎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除

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年十七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祔至和三年大水奎時爲知制誥上疏曰陛下即位三十四年而儲嗣未建災沴之發乃天地祖宗以警陛下臣願蚤建儲嗣以繫天下之心英宗即位加給事中再遷禮部侍郎於是奎辭英宗曰朕以卿嘗有建儲之言也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五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六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英宗嘉祐八年

癸卯

五月戊午富弼拜樞相

弼既除喪授樞密使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制曰兵布於天下而至衆故統之有本元謀出於堂

上而無窮故資之於明哲是以基於靜密式暢遠猷

始乎幾微能成大務若時畀付茲謂劇艱

具官富弼

文武

相資剛柔並適誠貫金石材隆棟梁往在先朝嘗爲

上宰至言無隱精慮有開方國計之是毗以親喪而

遽去况夫西漢而下距唐以還訖於本朝凡厥公相

率就起復以爲權宜而卿固執禮經懇辭恩詔三年始事四海具瞻再炳台符之文兼崇樞極之任重陪多賦庸示褒章於戲天命甚難神器至重始從纘紹正賴經綸幸元老之聿來借衆賢而同濟庶幾涼德罔累慶圖

英宗自嘉祐七年立爲皇子八年三月辛未即帝位丙子皇帝不豫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五月弼拜樞密使同平章事治平元年五月皇太后歸政嘉祐初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

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遽撤東殿簾帷弼大驚謂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自是怨琦益深綴太后還政弼遷戶部尚書以不預定策懇辭

治平元年

甲辰

閏五月戊辰宰相韓琦加尚書右僕射

自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魏國公除

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

所先况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
大猷具官韓琦天資惇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予冲人
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出駕復爲定策之忠
尋屬過哀之所傷在於幾務而廢乃能厲一德以
無懈底庶工之允脩逮茲平康寔用嘉歎進升右相
兼領東臺重啟多封益陪直賦於戲書美伊尹勳格
於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媿焉

二年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
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
官皆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

右省在東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
省爲東西臺此又明不可不易也從之長編
年正月神宗即位除守司空兼侍中附見四

十二月戊子吳奎罷樞密副使以父憂罷

奎自嘉祐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累遷禮部侍郎是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在樞府凡三年明年起復仍召奎子大理評事見於延和殿面諭齋詔賜奎而奎固辭從之

是月丙午王疇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除

疇字景彞同知樞密院事駸之子也上嘗謂輔

臣曰疇善文章歐陽脩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爲赫赫之名爾一日晚上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敢拜上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晚須疇入乃歸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資輕望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近臣可爲輔弼者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責授滁州團練副使知諫院呂誨言公輔責降太重士論紛紜呂公著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

不報

長編

治平初王景燾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輔爲知制誥繳還詞頭時英宗初即位韓公當國以爲始除大臣而下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爲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意亦以爲是而不救及後論陝西義勇章六上不行力求罷中始云錢公輔一上章止樞密使恩命於詔命未行之前而責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議於詔令已行之後而不爲罪是典刑不均

矣石林燕語

二年二月癸卯疇卒英宗甚悼惜之臨哭賜白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謚忠簡他日謂輔臣曰王疇可惜朕於西府初得此人而遽爾淪喪豈國之不幸耶疇好治容服坐立巖然言必以文

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可喜其執法亦

事然於時不能無碩望執政纔五十日終於

位及所享壽類其父醜云

長編

治平二年乙巳

五月癸亥陳升之樞密副使

自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除

呂誨言當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

抃王陶言其姦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交上外

則近臣主張內則宦官引援韓琦極力為地富

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陳旭出知定州臣等

謫斥江外事既兩罷曲直不斷人言沸騰第成

先帝之一失近崇政殿奏對奉承德音謂旭有

才人或言其姦邪者不數日邊聞除命豈有中

外言其姦邪明知而復用

旭升之舊名也

七月癸亥富弼罷樞相

自行戶部尚書罷授檢校同平章事充鎮海軍節度使判

陽河

制曰入筦天樞以導萬微之命出蕃王室以倡九牧

之風維時左右之良固無內外之間宜頒渙命式告

治廷富弼富弼執心端夷涵德粹茂有幾聖之學窮天人

精祲之原有經世之材洞國家表裏之體方先帝之

在御擢貳於冢司肆冲人之守圖召謀於密府百姓

有衣食之遂四方無兵革之虞迺去冬以來屬疾在告雖懷憂國之慮每上退身之文眷舊德之不忘終高情之靡已聽解神機之劇仍聯宰鉉之榮建海岱之高牙鎮河橋之巨屏加以爰田之戶衍以真食之封併舉徽章式優賢輔於戲進而合諸道得君子光亨之時退以遂其私保大雅明哲之誼往加冲畜用翼不成

弼以嘉祐八年五月拜樞密使是年七月罷再

入樞府凡三年初富弼又在告五月命宰相韓

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

十月

罷權弼以足疾卧

家累上章求罷至二十餘上乞補外郡上固欲留之不可罷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初除僕射及使相弼凡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且言僕射是正二品官師長百僚使相者文武中便是第一等俸祿真宗以前惜此官祿未嘗輕有除拜仁宗幼冲即位不會檢詳祖宗故事兼當時執政者徇私亦欲自爲已地遂開此例終仁宗一朝罷相罷樞密使者皆除使其間最爲不可者數人並以不稱職過惡彰露臺諫官互有抨彈本合得罪黜削而亦皆除使相領

大藩使相以上有三師三公其品秩雖崇而俸祿甚少比使相絕然不侔也願立法自臣始不從弼止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詔許罷僕射而改制焉

唐辰張昇罷樞密使

自檢校行吏部侍郎兼羣牧制置使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充彰信軍節度使判許州

制曰夫達進退之分則臣節高篤始終之恩則君道大粵予耆艾之德久顛機密之司寵至而色愈兢年踰而志彌劬匪推殊獎曷表羣倫且帝張昇敦簡廉之風賦莊厚之體蚤陞華於政路遂長議於樞庭從容樽

俎之間若收奇策密勿廟堂之上預定大謀自先帝之升遐方冲人之在疚顧家多難有若涉川之危緊國大臣遂成奠枕之泰嚮屢嬰於疾苦每願解於機繁朕雖眷春秋之高不忘忠義之至俞音未下素尚益堅宜膺台鉞之榮用寄藩符之佚陪始荒之奉邑衍新食之直封舉示褒章式旌美績於戲安世且老豈不有夙夜之勞申伯於行是亦具文武之憲載惟令聞奚媿前脩

昇自嘉祐三年六月除樞密副使五年十月除叅知政事六年閏八月除樞密使是年七月罷

在樞府凡六年英宗即位未幾請老英宗曰太尉勤勞王家未當遽去詔五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踏受賜勿跪昇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昇又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

同日文彥博樞密使

自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長史潞國公充工部侍郎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除本官充

彥博樞密使制曰天極環樞上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朕方垂構丕平進經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視安危之不敢忽適登臺傑資以輔予且常文彥博器閔而深材敏以濟

蚤貴賢人之業實膺聖考之知以忠孝之名彰國家之盛節以文武之畧輯將相之大猷肆茲命於皇圖迺罹憂於喪紀迨終哀戚甫見儀形屬疆事之方興煩師旌之載舉折衝境外方將出懷於王靈收畫幄中島若坐圖於廟勝宜長機庭之務勿靈符巖石之瞻於戲過餌比戎未厭貪驕之志再盟西夏猶包狂忽之圖終佇奇勳用恢遠馭

初彥博自河南入見上謂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彥博對曰陛下登儲纂極乃先帝聖意臣何與焉上曰備聞始議公於朕盖有恩者彥博遂

避不敢當行未至永興亟有是命宰臣曾公亮
奏先朝樞密使兼侍中在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之上令文彥博至乞班序如故事閣門奏天
聖中兩府領宮觀樞密使兼侍中曹利用領景
靈宮使宰臣王曾領會靈宮使故利用在會上
其後樞密使兼侍中不領宮觀則宰臣在其上
從之續四年九月自行尚書左僕射除守司空
公弼字實臣宰相呂夷簡之次子初夷簡薨仁
宗思之一日公弼自知開封府奏事仁宗目送
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拜樞密直學士權

三司使英宗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爲不
善求易之公弼不可至是公弼奏事已英宗曰
朕徃在宮中卿不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
矣逾月拜樞密副使

治平二年

丙午

四月庚戌朔罷樞密副使

授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杭州

宿自嘉祐六年閏八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

罷在樞府凡六年宿累乞致仕故有是命後遷

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師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

贈太子太傅謚文恭

同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數前都虞侯容州觀察使遷檢校太保除同

簽書樞密院

事自逵始

逵字仲通本邢州人少隸范仲淹麾下至是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逵既入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咎琦琦曰吾非不知逵望輕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逵知諫院邵亢御史吳申呂景文章論祖宗朝

樞府叅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勳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編十月逵出爲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兼權判渭州逵懇辭簽書自呂餘慶以叅知政事權知成都府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同上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六

